

草原小屋故事集(四)

〔英〕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著

王京秋 武默译 薛 伢校

银湖岸边



I 712.8/5

I 561

银湖岸边

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 著

王京丽 武默译 薛 侪校

工人出版社



这套丛书是作者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记录。1867年2月7日作者出生在威斯康星的大森林里。很小的时候她就随父母到堪萨斯、密苏里、达哥他等州去开辟新的家园，生活极其艰辛。1885年8月12日与阿尔曼佐·怀尔德结婚，1930年在她63岁时，开始写《森林小屋》，次年出版，轰动全美，成为知名的作家。读者，尤其是孩子们的执着请求，使她打消了一生只出一本书的计划，陆续写出了《草原小屋》、《农家孩》、《李树溪畔》、《银湖岸边》、《漫长冬天》、《草原小镇》、《金色岁月》和《前四年》。

这些书之所以如此脍炙人口，是因为作家以朴实无华的笔描绘出一副孩子眼中十九世纪的美国生活画面，那是艰苦创业的岁月，而对作者来说，又是充满爱和美好回忆的岁月。一家人历尽艰难困苦，却始终自信乐观，互助互爱，风雨同舟。尤其是爸、妈对子女的谆谆教导，使作者认为她有责任写下来传给后代。作者割取了这样一个生活画面，不仅让人们为她一家人的经历而感动，而且为美国人民开发西部的坚韧不拔、顽强奋斗的精神而赞叹不已。



目 录

第一章	不速之客.....	2
第二章	长大了.....	7
第三章	坐火车.....	12
第四章	铁路的终点.....	22
第五章	铁路营地.....	28
第六章	黑马.....	34
第七章	开始西部生活.....	42
第八章	银湖.....	52
第九章	盗马贼.....	59
第十章	一个美妙的下午.....	66
第十一章	发薪日.....	77
第十二章	银湖上空的飞禽.....	87
第十三章	拆营.....	91
第十四章	测量队的房子.....	99
第十五章	最后一个离去的人.....	107
第十六章	冬日.....	114
第十七章	银湖岸上的狼.....	117
第十八章	爸找到了安家的地方.....	122
第十九章	圣诞节前夕.....	127
第二十章	圣诞节前夜.....	134

第二十一章	快乐的圣诞节	139
第二十二章	快乐的冬天	149
第二十三章	在远行的路上	157
第二十四章	春季移民潮	165
第二十五章	爸的赌注	171
第二十六章	建设高潮	176
第二十七章	住进小镇	181
第二十八章	搬家	190
第二十九章	自己土地上的小屋	196
第三十章	紫罗兰盛开的地方	204
第三十一章	蚊子	210
第三十二章	夜幕降临	212



第一章 不速之客

一天早上，劳拉正在洗盘子。突然，躺在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的老狗杰克对着她叫了起来，告诉她有人来了。劳拉向外看去，一辆轻便马车正从李树溪砂砾遍布的浅水处驶来。

“妈，”她说，“来了一位陌生的女人！”

妈叹了口气，屋子里乱得不象样，她感到难为情。劳拉也感到难为情。但妈太虚弱了，劳拉太累了，而且她们又都心情不好，哪有心思打扫屋子呢？

玛丽、嘉丽、小不点儿格雷斯和妈都染上猩红热。河对面纳尔逊一家也没躲过去。所以，没有人能帮爸和劳拉的忙。医生在那时每天都来，爸现在对医疗费一筹莫展。最糟糕的是，猩红热毁了玛丽的眼睛——玛丽瞎了。她现在已经能裹着被子坐在妈那把旧山核桃木摇椅里。在前一段时期，她一直还能看到一点。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她的视力渐渐地消失了，她从来没有为此而哭过。现在，她连最亮的光也看不到一点儿。然而她却依然是那么平静、坚强。

她那头漂亮的金发也不见了。因为发烧，爸把她的头发剪得很短，被剪过的头和男孩子的差不多。她那双蓝眼睛仍然很美很美，可它们再也看不见眼前的东西了，再也不能在无言中告诉劳拉她的心思了。

“谁会在早上这个时候来呢？”玛丽有些奇怪，她侧耳倾听着马车发出的声响。

“马车上只有一个陌生女人，她戴着一顶棕色的太阳帽，赶着一匹栗色马。”劳拉描述着。爸对她说过，她现在应当成为玛丽的眼睛。

“咱们用什么东西来款待客人呢，劳拉？”妈问她的意思是：如果那位女人呆到吃饭的时候，就要为客人准备饭。

家里只有面包、糖蜜和土豆。现在是春天，菜园中的蔬菜没有长出来，奶牛还没有下奶，母鸡也没开始下蛋。李树溪里只有一些小鱼。连小个儿的棕色白尾兔也快要打完了。

爸不喜欢这块贫瘠而又死气沉沉的土地，而且这里猎物也很少，他想搬到西部。两年来他一直想去西部，到那儿去开垦一块地，但妈不愿意离开这块有人居住的土地，况且手头上又没有钱。蝗灾后，爸只种了两茬小麦，收成很差。他不喜欢欠债，现在却欠下这笔医疗费。

劳拉语气坚定地回答妈：“我们能吃的别人也一样能吃。”

马车停了下来，车上的陌生女人打量着坐在门内的劳拉和妈。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头戴棕色遮阳帽，身着棕色连衣裙，而劳拉光着脚，连衣裙皱皱巴巴，辫子也没有梳，她感到难为情。妈迟疑了一下叫道：“哎呀！朵西娅！”

“我真想不到你们还记得我！”那位女人开口了，“你们

一家离开威斯康星，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她就是漂亮的朵西娅姑妈，很久以前在威斯康星大森林爷爷的家中举行的熬糖节舞会上，她穿着一件漂亮的、扣子象黑莓的连衣裙。

她已经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失去妻子的有两个孩子的承包人。丈夫在西部新铁路上干活。朵西娅姑妈要一个人赶着马车，从威斯康星一直赶到达科他地区筑铁路的营地。

她经过这里，是想问问爸能不能和她一起去。她的丈夫，海姑父需要一位靠得住的人管理商店、记帐和记工时，爸可以得到这份工作。

愁云从爸瘦削的脸上消失了，他那双蓝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慢慢地说道：“看来，我可以一边找地，一边还能挣到一份工资，卡洛琳。”

妈还是不想去西部。她扫视了一遍厨房，看着站着的嘉丽、劳拉和劳拉怀里的小不点格雷斯。

“查尔斯，我拿不定主意，”她说，“一个月五十块钱，真象是天上掉下来的。但我们的家在这儿，我们的农场在这儿。”

“你要看得远一些，卡洛琳，”爸恳切地说道。“只要我们在西部呆下去，就可以得到一百六十英亩土地。那里的土地跟这里一样肥沃，可能更好些。如果山姆大叔（译者注：山姆大叔指美国政府）愿意给我们一块土地补偿我们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开垦的那个农场，我们就接受下来。在西部猎物很多，一个人想要多少肉就可以搞到多少。”

劳拉十分想去，话就挂在嘴边了。

“我们现在怎么能走呢？”妈问道，“玛丽身体太弱，还不能上路。”

“是啊，”爸说，“这倒是真的。”接着他问朵西娅姑妈，“那工作能不能拖两天再接？”

“不能！”朵西娅姑妈说，“不能，查尔斯！海现在急需一个人。你必须立刻决定干还是不干。”

“卡洛琳，五十块钱一个月！”爸说，“还有一块地。”

好象过了很长时间，爸才听到了妈温柔的声音：“好吧，查尔斯，你认为这么办最好那就这么办吧。”

“我干了，朵西娅！”爸站起身来，拍着帽子。“有志者事竟成。我去看看纳尔逊。”

劳拉心潮起伏，干家务活也不如平常那么安心了。于是朵西娅姑妈过来帮忙。她边干边告诉劳拉威斯康星老家的情况。

她的妹妹，罗碧姑妈也结婚了，已经生了两个男孩和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起名多丽·瓦尔顿。乔治叔叔在密西西比河边当了伐木工。亨利叔叔一家也很好。查利也长大了，想到当初亨利叔叔是那么娇惯他，真想不到他现在还挺不错。爷爷和奶奶还住在老地方——那座大圆木屋里，他们有能力盖一座木板房，但爷爷说结实的圆橡木墙比薄木板墙好得多。

甚至连老黑猫苏珊，那只劳拉和玛丽离开大森林时留下的猫，也还一直住在老地方，那座小木屋已经几次易人，现在是座玉米谷仓，但那只老黑猫，无论如何也不愿住到别处去，它一直呆在玉米谷仓里，抓老鼠吃，养得毛光肉厚。那儿每家都养了一只它生下的小猫，个个都是捕鼠能手，而且象黑猫苏珊一样，个个长着大耳朵和长尾巴。

爸回来时，屋子已打扫干净，饭也准备好了。他已经卖掉了农场，纳尔逊付了二百元的现金，爸很高兴。“我

们可还清欠款，还能剩下点钱。”他说，“怎么样，卡洛琳？”

“我希望一切都能如人意，查尔斯，”妈回答着，“但……”

“等等！听我说！我都盘算好了，”爸对她说，“我明天早上和朵西娅一起走。你和孩子们等到玛丽身体复原再走，比方等上两三个月吧。纳尔逊已经答应帮你们把东西拉到车站，你们坐火车走。”

劳拉双眼盯着他看，嘉丽和妈也盯着他看。玛丽叫道：“坐火车！？”

她们根本没有想到坐火车。劳拉当然知道坐火车是怎么回事，但火车经常出事，死了不少人。不过，此时此刻，她不是害怕，而是很激动。嘉丽瘦瘦的小脸上，两只眼睛却害怕得瞪圆了。

她们看见过飞驰过草原的火车，车头喷出一股一股翻滚的黑烟。她们听到过火车的轰隆声和又尖又刺耳的汽笛声，如果马车夫勒不住马，火车一来，马就会惊慌地跑起来。

妈平静地说道：“我想有嘉丽和劳拉当帮手，我们会过得很好的。”



第二章 长大了

因为爸第二天一早就动身，所以他很忙。他把旧车篷架支在马车上，盖上帆布篷。帆布篷虽已破烂不堪，但还能对付这次短途旅行。朵西娅姑妈和嘉丽帮着他往马车里装东西，劳拉在一边又洗又熨，还烤着路上吃的硬饼。

在这一片忙碌之中，杰克始终站在一旁瞧着，但每个人都太忙了，无暇注意这只衰老的牛头犬。劳拉突然发现它站在马车和屋子之间，一反常态。从前，它一知道出发就会活蹦乱跳，摇着脑袋笑。现在，它得了风湿病，僵硬的腿使它动弹不得，前额上布满悲哀的皱纹，短尾巴也耷

拉着。

“亲爱的老杰克！”劳拉亲切地喊着它，但它还是没有动，只是悲伤地看着她。

“瞧呀，爸，你瞧瞧杰克，”劳拉说。她弯下腰抚摸着它光滑的头。那曾经很漂亮的毛发已经变成了银白色。鼻子上的毛，爪子上的毛，甚至连耳朵上的毛也不再是棕色的了。老杰克把头靠在劳拉身上，叹了一口气。

这时，劳拉明白杰克已经太老了，不能再在马车的下跟着他们一起走到达科他地区了。它很不安，因为它看见马车已准备好又要上路，而自己却老了，不中用了。

“爸！”劳拉叫道：“杰克不能再走这么远的路了，噢！爸！我们不能把它扔下不管！”

“是啊，它不能再走那么远的路了，”爸说，“我倒忘了这点，我去移一下料槽，在马车上腾出一块地方。嘿！坐马车怎么样，老伙计？”

杰克礼貌地摇了一下尾巴，把头转向一边，它不想走，也不想坐马车走！

劳拉跪下来，就象她小时候那样抱住它。“杰克！杰克！我们要去西部了！难道你不想去西部吗？”

从前，杰克一看到爸往马车上盖帆布篷，就会又高兴又快活。每当他们出发时，它早就站在马车下等着了。从威斯康星州到印第安人保留地，直到回到明尼苏达州的漫长旅途中，它总是跟在马车后面，在车影里走啊走啊。它涉过小溪，游过大河。每天晚上，当劳拉在马车里安睡时，它却守卫着马车。每天早上，尽管它的脚因长途跋涉而疼痛，也总愿意陪着劳拉去看日出和看套马。

现在，它却只能斜靠在劳拉身上，用鼻子轻轻蹭着她

的手，请求她的爱抚。劳拉抚摸着它灰白的头，抚摸着它的耳朵，她感到它是多么的疲倦啊。

自从玛丽和嘉丽，接着是妈染上猩红热后，劳拉一直没有空再亲热杰克。以前，家里只要有什么事，杰克总是帮助她，但家里有人生病，它就帮不上忙了。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杰克一直感到孤独，感到自己被遗忘了。

“我没有忘记你，杰克。”劳拉告诉它。他们总是心照不宣地彼此了解。从她小时候起它就照看她，当嘉丽还是小不点儿时，它又帮着她照顾嘉丽。每当爸不在家的时候，杰克总是和劳拉待在一起，照顾她和全家。它是属于劳拉的。

她现在无法向它解释为什么它必须离开她而跟爸走，它也无法理解她将会乘火车去与它会合。

因为活很多，劳拉没有时间陪它。但整个下午她一有时间就不停地叫它：“杰克，亲爱的杰克！”晚上，她给它做了一顿好饭。当盘子洗完，第二天清早吃早饭的桌子也摆好了，劳拉开始给它铺床。

它的床其实就是一条马用的旧毯子，铺在后门小披屋的角落里。自从他们搬进这屋子以后，劳拉一直睡在小阁楼上，而杰克爬不上通阁楼的梯子，只得睡在那里。劳拉每天给它晾毯子，让床又干净又舒服。近来，劳拉太忙了，有时忘了这回事，杰克就试着用爪子把毯子提起来铺好，但毯子压得太结实了。

它看着劳拉抖开毯子，把床整平。它微笑着，摇晃着身子，看到她为自己收拾床很高兴。劳拉把毯子铺成了一个圆圆的窝，又拍了拍毯子，告诉它床已铺好了。

它走进去，在里面转了一圈，停下来让僵直的腿休息

一下，又慢慢地转了一圈。它晚上睡觉前总要转上三圈。在大森林它还是个小狗时就有这个习惯了。在马车下的草地上睡觉时，每天晚上也这样。这是狗的习惯。

它十分虚弱地转了第三圈，然后笨拙地蜷缩在床上，“呜呜”地叫了一声，又叹了一口气。但仍然抬起头看着劳拉。

她轻轻地抚摸着它头上那银灰色的皮毛。因为有杰克，她从没有受到狼和印第安人的伤害。多少个晚上它帮着她把牛赶回牛棚。在李树溪边以及在住着凶神恶煞的老螃蟹的水塘中，他们玩得多么高兴！每当她放学回来，杰克总是在过河的地方等着她。

“好杰克，我亲爱的杰克！”她唤着它。它用舌头舔了舔她的手，然后头倒在前爪上，叹了口气，合上了眼，它想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劳拉从梯子上下来，走到灯光下时，爸正要出去干活。他叫杰克，但它没有动。

杰克又僵又冷的身体蜷缩在毯子上。

他们把它葬在麦田里的一个低坡上，靠近一条小路。在这条路上，它曾和劳拉一起愉快地奔跑着把牛赶回牛棚。爸铲土掩埋了装杰克的箱子，又把土墩弄光滑。他们去西部后，土墩上会长满青草。杰克再也不能嗅到清晨的空气，再也不能竖着耳朵，在矮草上跳着，张着嘴笑了。它再也不能用鼻子顶着劳拉的手，请求她的爱抚了。有多少次，她本应该不用它请求就去爱抚它，但她没有那么做。

“别哭，劳拉。”爸打破了沉默，“它去天堂了。”

“真的吗，爸？”劳拉哽咽着问。

“好狗会有好报的，劳拉。”爸对她说。

或许在天堂，杰克正迎着高原上的风快乐地奔跑，就象它在印第安美丽的大草原上一样。或许它终于抓住了一只长耳大野兔，它多少次试图抓到一只长耳朵、长腿的兔子，但从来没有成功过。

那天早上，爸坐在那辆吱吱作响的旧马车上，跟在朵西娅姑妈的马车后出发了。杰克没有站在劳拉身后看着爸离去。从前在她身后，杰克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告诉她，它在保护她。而现在却是一片空虚。

劳拉心里明白她不再是个小孩子了。没有杰克，她形单影只，她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劳拉年龄不大，但快十三岁了。现在没有人可依赖，爸走了，杰克去了。妈需要人帮助照顾玛丽和两个小女孩，需要人帮助把她们都安全地送上西去的火车。



第三章 坐火车

乘火车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劳拉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是那么地漫长，现在一切都突然过去了。她要离开她所熟悉的屋子、李树溪和那块倾斜的田野。她将永远见不到它们了。最后几天，从早到晚她们不停地装箱包扎，打扫屋子，擦地板，洗熨衣服。这天早上，她们梳洗打扮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坐在候车室里的一排长凳上，等着妈妈买车票。

一小时后，她们就可以坐火车了。

两个提包放在候车室门外阳光充足的站台上。按照妈的吩咐，劳拉要看着提包，还要照顾小不点格雷。格雷